

朱子大全

冊
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論而未論書類卷之八

大書知舊門人問答

朱文公答劉平甫書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日歲前有欲奉聞者以無間處不暇及亦嘗令四弟相告曾及之否大抵家務冗幹旣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讎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旣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

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
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
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
使衆怨見歸爲僕作禍耳千萬幸察裴丈正歲出山來幸
爲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烹言
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答劉平甫

前日奉聞可且自觀書恐衆說紛紜未能自決卽且理舊
書如何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爲之它日相聚裁定也論
語向者看四篇似未浹熟可兼新舊看爲佳去歲所治大
抵未熟者今悉溫尋之爲善向數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
次第作一紙時復省察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便爲之
蓋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爲而未爲者殊多今又

疾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究未
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幸惟思
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戶門深闊
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遊廢業爲不可賓客至者談說
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
祝且溫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
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
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足以自警矣

答劉平甫

墓表須看令式合高多少若所有石不及格便可買石不
必問字之多少也臨時分上一截寫額下一截刻文卻看
廣狹如何爲字大小今難預定也舊文兩日多所更定漸
覺詳備銘文亦已得數語但不甚佳并歸日面議也

尊嫂聞向安殊可喜點視湯藥之暇可以理舊學矣日月
易得毋因循失之乃所深望前以戲謔奉規能留意否先
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向曾講此至熟日用之
間只此一句勿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半千萬千萬熹以同
召者例有任滿指揮不免援例陳請范文亦以爲兄至此
渠冗甚不得款語然却儘有合處不至如早賦之矛盾也
歸日當面言之惟益力進所學力行所知元履向至泰寧
譽兄於諸人間不容口無使爲過情之聞則甚善

答劉平甫

昨因聽兒輩誦詩偶得此義可以補橫渠說之遺謾錄去
可於疑義簿上錄之

一章言后妃志於求賢審官又知臣下之勤勞故采卷
耳備酒漿雖后妃之職然及其有懷也則不盈頃筐而

棄置之於周行之道矣言其憂之切至也

二章三章皆臣下勤勞之甚思欲酌酒以自解之辭凡言我者皆臣下自我也此則述其所憂又見不得不汲汲於采卷耳也四章甚言臣下之勤勞也

又定之方中匪直也人云云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也

答劉平甫

關雎章句亦方疑之當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乃安但於舊說俱不合莫可兼存之否好逑如字乃安毛公自不作好字說更檢兔置好仇處看音如何恐不須點破也蘇黃門併載馳詩中兩章四句作一章八句文意亦似關雎末後兩章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作一章八句依故訓說亦得

答劉平甫

珍做宋版印

熹承詢及影堂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爲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宗子使介子某庶子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爲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脩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禮意終始全不相似泥古則闕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爲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二主常相依則精神不分矣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處禮之

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所喻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一致推此思之則知所處矣學絕道喪此語世所罕聞聞之必以爲笑然以吾友下問之勤不敢不以正對待次試以稟知更與圭甫熟講斷然行之一新弊俗共甫博學多聞亦不應以此爲怪也更詳思之

答劉平甫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此凡言與人交此凡言與人記曰子事父母父

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此事親事適長此事親事適以此意奉聞大

略然此等事更留意體察勤加鑄治爲妙此別須有旬月

之期懷不能已聊復言之他日相見只此可驗進學工夫

更不須問疑難也在彼凡事存此意善處爲佳途中望寬

懷自愛

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卽是心有不順理

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

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

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

得相應試如此用工夫如何

答劉平甫

近收耕老書說一貫之旨甚善但忠恕卽說成兩貫了兩

貫之理全然透不過忠恕裏面來如此卽惡在其爲一貫耶此事政須自得而渠堅守師說自作障礙無如之何但循循不差却無躐等之患亦可貴爾

與平父書中雜說

近得廟堂記一本奇甚蓋百十年前物刻畫完好尙有界行恨未令平甫見也

論語讀之想有味訓蒙草草不堪看只看要義自佳也沙縣羅家傳得先聖像甚佳并武侯成都本與闔本大異此像嚴毅沈正恐差近之也

二先生邵張公四象今并欲煩爲背之惟橫渠一象服章不類或有此闕絹并告爲摹易之如二先生野服如何元履此劄曾寄呈樞兄否此題目難做非籲俊尊上帝之比而彼易爲之亦不思矣又時宰何嘗知有此事率爾發

之殊不中節比以書正之已不及矣可笑可笑

裘父詩勝他文近體又勝古風今乃見之幸甚曾詩有廬山圖者不知有此圖否若未得遊且得一圖想像勝處亦佳

熹碌碌如初貧病日侵而仕宦之意愈薄吾命有所制矣程氏遺書細看尙多誤字蓋元本如此今以它本參之乃覺其誤耳

文定春秋并二書傳之甚善更問欽夫看如何渠似不甚愛通旨愚意則以爲亦可傳也

答吳耕老

胡丈昔年答黃繼道問一貫義云一貫誠也忠恕思誠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此語形容得甚妙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

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舉一物在地
舉一物在人舉夫婦鳶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則一
物爲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見一貫
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
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如
何如何

來教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善愚意所謂一
貫者亦是如是但據熹所見而以諸先生之說證之則忠
恕便已在一貫之中如所謂鳶飛魚躍雖不同然其實則
一物之意是也若耕老之說則是鳶魚飛躍內外精粗合
爲一貫矣而一貫之外零却忠恕二字恐非聖賢之意也
胡丈以一貫爲誠而以忠恕爲思誠也若熹之意則曾子
之言忠恕卽誠也子思之言違道不遠孟子之言求仁莫

近乃思誠也試推此思之如何

答何叔京

五月十八日新安朱熹謹再拜裁書復于知丞學士執事
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
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
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頽梁壞之歎
俛俛然如瞽之無目攬埴索途終日而莫知所適以是竊
有意於朋友之助顧以鄙朴窮陋旣不獲交天下之英俊
以資其所長而天下之士其聰明博達足以自立者又往
往流於詞章記誦之習少復留意於此熹所以趲趲於世
求輔仁之益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間者竊聞執事家學
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
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

日之積是以嘗欲一見執事而有謁焉聽於下風又聞執事蓋嘗過聽遊談之誤憐其願學之久而未始有聞且將引而實之交游之末使得薰沐道誼之餘以自警飭以此尤欲及時早遂此願而貧病之故不能贏糧數舍求就正之益以慰夙心而承厚意自惟薄陋聲迹本疎又不敢率然奉咫尺之書以煩隸人而爲異日承教之漸惟是瞻仰不能一日而忘而且愧且恨亦未嘗不一日往來于心也不謂執事不鄙其愚一日惠然辱貺以書意者高明抱道獨立亦病夫世之末學外驚不可告語於是有取乎熹之鈍愚靜退以爲臭味之或同而不盡責其餘耳至於詞旨奧博反復通貫三復竦然有以仰見所存之妙竊不自勝其振厲踴躍以爲雖未獲瞻望於前而亦無以異於親承指誨也惟其稱道太過責望太深乃熹所欲請於左右者

而怠緩不敏反爲執事所先此則不能不以爲媿然道之
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
已矣然則熹之所望於執事而執事之所以責於熹者又
豈有彼此先後之間哉繼自今以往執事有以見教而熹
有以求教願悉屏去形迹之私商訂辨析務以求合乎至
當之歸庶幾有以致廣大盡精微而不滯於一偏之見則
熹之幸也執事之賜也其它未暇一二姑先以此爲謝復
屬伯崇轉致不審高明以爲如何暑雨煩鬱伏惟承顏盡
懽尊候神相萬福熹杜門奉親日益孤陋向風引領不任
馳情承許秋涼見過何幸如之而非所敢望也未間更冀
以時爲道千萬自愛進爲時用以張斯文慰山野之望幸
甚

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者
不得就正於高明耳它日伯崇相見或通書當能備言之
或有差誤不吝指誨幸甚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
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
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
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
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
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鉤之魚當時寧有是
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爲真有所自
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
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因
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懿行其心固
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洎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

汨沒浸漬今則尤然爲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
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東平先生遺事猥蒙
垂示得以究觀前賢出處之大致先廷問學之淵源與夫
高明纂輯成書以傳世垂後之意幸甚幸甚更容熟復續
得具稟也語錄頃來收拾數家各有篇帙首尾記錄姓名
比之近世所行者差爲完善故各仍其舊目而編之不敢
輒有移易近有欲刻板於官司者方欲持以畀之前已刊
行當得其摹本以獻今無別本可以持內也孟子集解本
欲自備遺忘抄錄之際因遂不能無少去取及附己意處
近日讀之句句是病不堪拈出它時若稍有所進當悉訂
定以求教今未敢也見所與伯崇講論敬仰之深然有少
疑嘗與伯崇論之恐未中理更乞垂喻以警不逮幸甚幸

甚

答何叔京

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得以奉教累日啓發蒙陋爲幸多矣
杜門奉親碌碌仍昔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脫然自
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
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憤憤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
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
何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
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己居敬以終其業
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
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
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無失蓋記者
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繆處
切望痛加刊削警此昏憤幸甚幸甚伯崇云論語要義武

陽學中已寫本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書甚便學者觀覽然向上儘索眼力若在本領處久不透徹則雖至言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閑言語也廣文更欲刊通書此亦甚善今人知趣向如此者亦自少得往往伯崇遊談之助爲多也孟子看畢先送伯崇處近城都寄得橫渠書數種來其間多可附入者欲及注補也淵源錄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本欲專人致書以謝臨辱又苦農收乏人只附此於伯崇處未知達在何時臨書悵惘不自勝

答何叔京

專人賜教所以誨誘假借之者甚厚悉非所敢當然而此意不可忘也謹當奉以周旋益思其所未明益勉其所未至庶幾或能副期待之意耳杜門奉親幸粗遣日無足言者前此失於會計妄意增葺弊廬以奉賓祭工役一興財

力俱耗又勢不容中止數日袞冗方劇幾無食息之暇也
來春又當東走政和展墓南下尤川省親此行所過留滯
非兩三月不足往返比獲寧居當復首夏矣光陰幾何而
靡敝於事役塗路之間動涉時序雖隨事應物不敢弛其
警省之功然客氣盛而天理微才涉紛擾卽應接之間尤
多舛逆如來教一言未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
其有過行者在高明未必然而熹實當之矣以此常恐因
循汨沒辜負平生師友之教尙賴尊兄未卽遐棄猶時有
以振德之也前此所論未能保其不無紕繆乃殊不蒙指
告來諭勤勤若真以其言爲不妄者何哉豈其以是進之
欲其肆志極言而無毫髮之隱因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不
然則庸妄所聞必有偶合高明之見者矣欣幸欣幸中庸
集說如戒歸納愚意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槩去取蓋先

賢所擇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
令各有下落方愜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爲當於
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
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
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
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僭易陳聞不識尊意以
爲如何孟子集解重蒙頒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
開豁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二以求發
藥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
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
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爲古今集解矣旣以自
備遺忘又以傳諸同志友朋之益其利廣矣語錄比因再
閱尙有合整頓處已略下手會冗中輟它時附呈未晚大

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楊遵道唐彥思張思叔所記則又皆伊川語也向編次時有一目錄近亦脩改未定又忙不暇拜呈并俟它日淵源聞見二錄已領西山集委示得以披讀乃知李丈議論本末如此甚幸甚幸其間有合請教者亦俟詳觀乃敢以進也高文委示尤荷意愛之厚大抵必根於義理而詞氣高妙又足以發夫中之所欲言者非近世空言無用之文也易說序文敬拜大賜三復研味想見前賢造詣之深踐履之熟故詞無枝葉而藹然有篤厚慤誠之氣它時若得盡見遺編何幸如之遺錄行狀并且歸內改定後更望別示一本幸幸孔明傳近爲元履借去示喻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

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齟齬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妄論如此如有未當因便有以見教幸甚雜學辨出於妄作乃蒙品題過當深懼上累知言之明伏讀恐悚不自勝宗禮處亦未有便因書當如所戒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大抵學者用志不分必有進益惟熹懶墮日甚不覺有分寸之進世間無有不進而不退者然則其却行者必矣自此予書當

痛加鞭策庶乎不爲小人之歸舍是而唯唯焉殆非所望於直諒多聞之友也

答何叔京

伏蒙委撰味道堂記前者已嘗懇辭今又辱貶喻尤切悚畏熹於文辭無所可取使爲它文則或可以率意妄言無問噉點今欲發揚先志昭示後來茲事體重豈宜輕以假人切望更加三思無輕其事則非獨小人免於不韙之譏亦不爲賢者失人之累幸甚幸甚戒殺子文近建陽印本納上數紙其間雖涉語怪然施之盲俗亦近而易知不爲無助幸以授鄰里使張之通塗要津也呂公之說龜山嘗論之亦以爲不過喻以利害其論尤粹而切向喻元履令附其說於後今不見恐是忘記別紙錄呈若鄰里間有可說諭者令別刻一版附此呂說之後爲佳不然則別得老

兄數語跋之却於跋中載龜山之語一道發明庶幾曲終奏雅之意尤善如何若然則跋中更不須說襍祥報應事矣

答何叔京

熹奉親屏居諸况仍昔所憂所懼大略不異來教之云而又有甚者焉耳躁妄之病在賢者豈有是哉顧熹則方患於此未能自克豈故以是相警切耶佩服之餘嘗竊思之所以有此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

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雖知其然而行之未力方竊自悼敢因來教之及而以質於左右不識其果然乎否也遺說所疑重蒙鐫喻開發爲多然愚尙有未安者及後八篇之說并以求教有未中理伏惟不憚反復之勞有以振德之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

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欽夫傳論并
熹所疑數條請求指誨幸以一言決之味道堂記誠非淺
陋所敢當故有前日之懇非敢飾辭以煩再三之辱既不
蒙聽察而委喻益勤益重不敏之罪謹再拜承命不敢復
辭矣然須少假歲月使得追繹先志之所存俟其略見彷彿
而後下筆庶幾或能小有發明可以仰丐斤削耳下喻
行己臨官之道此在高明平日所學舉而措之則夫世俗
所謂廉謹公勤有不足言矣區區乃方有媿於此其何以
仰助萬分之一乎祠堂記推尊之意甚善而所謂人心天
理不容亡滅學者於此百世以俟聖人而已者亦佳但亦
有可議者如以字謂諸先生一也立不教坐不議無言心
成乃莊周荒唐之說非聖賢授受本旨二也以穆尹歐陽
文章末技比方聖學擬不以倫三也明道無恙時學者甚

衆今日未嘗爲師四也呂正獻之未薨伊川已去講席蓋其道有非當時諸賢所及知者是以難合非特以兩公之在亡爲輕重今日曰二公薨而伊川去五也又曰正叔自謂道已大成可以無媿氣象淺狹恐非先生之志六也世傳了翁所序明道中庸乃呂與叔所著了翁蓋誤而今又因之七也撫其語而論之其失如此蓋其大槩切切然以辨謗釋言爲事亦淺乎其知先生矣嘗愛明道墓表有云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信斯名之稱情蓋此事在人隨其所至之淺深而自知之彼不知者豈可以口舌彊爭彼知之矣則又何待較短長而後喻哉記中所稱兼山氏者各忠孝語錄中載其問疾伊川之語然頃見其易書溺象數之說去程門遠甚而尹子門人所記則以爲忠孝自黨論起絕迹師門先生沒不致奠而

問疾之語亦非忠孝也然則其人其學亦可見矣愚見與所聞如此不審明者謂之何哉歲前報葉魏登庸蔣參預政陳應求同樞密知院事南北之使交贄往來元夕有旨州縣張燈山間所聞者不過如此羅李之除則未知也聞相麻以四事戒飭理財用省冗官汰冗兵其一則未聞蓋未嘗見麻但傳聞爾宰相帶知國用參政同知皆入銜并恐欲聞之金聲玉振之說改定舊說寫呈求教不知是否諸葛傳所疑瑣細不能盡錄其大者帖於冊內矣

答何叔京

昨承示及遺說後八篇議論甚精非淺陋所至或前儒所未發多已附於解中其間尙有不能無疑者復以求教更望反復之幸甚

巨室之說亦已附入可以補舊說之未備然廢舊說而專

主此意則又似有牢籠駕御之心非聖賢用處也麥丘邑人之語亦陳天下之理以警其君耳如孟子聞誅一夫紂矣之語豈可謂脅其君哉引之欲證得罪二字出於人君之身有不正而非巨室怨望之私也莫亦無害於理否林少穎引裴晉公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之語爲證亦甚善當時不能盡載尋當添入其意乃備耳

仁義二字未嘗相離今日事親以仁守身以義恐涉支離隔截爲病不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此言孝弟乃推行仁道之本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但推行之本自此始耳爲字蓋推行之意今以對乃字立文恐未詳有子之意也程子曰論行仁則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語甚盡

手舞足蹈所論得之然李說亦有不可廢者今注於其下則理自明矣其間句意小有未安處欲更定躍如也爲左右逢原神明其德爲從容中道如何

乘輿濟人之說與熹所聞於師者相表裏但不必言姦人聖賢所警正爲仁人君子豪釐之差爾姦人則尙何說哉諸若此類稍加密察爲佳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此段注釋近略稍改稍詳於舊略云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惠而不知爲政者亦有仁心仁聞而不能擴充以行先生之道云爾又云十月成梁蓋時將寒沍不可使民徒涉又農功旣畢可以役民之時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豈子產所及

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蓋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亦庶幾知爲政矣又云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己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己出然後爲惠又況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不感其然有故而去非大義所係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如曰親戚連坐則先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亦豈有此事哉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爲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

非禮義之禮義所論善矣但以爲其心皆在於異俗而邀名則不必皆然蓋有擇焉不精以爲善而爲之者知言所謂緣情立義自以爲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也此句之

失與論子產而指姦人相類

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廷之禮既然則當是之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事於出弔處已見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爲愧衆人爲己甚而始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

象憂喜亦憂喜此義集解之說初若不明及細玩之則詞不逮意之罪也今略改定云言舜喜象之來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舜之心見其憂則亦憂見其喜則亦喜今見其喜而來故亦爲之喜蓋雖明知彼之將殺己而自我觀之則吾弟耳兄弟之愛終豈能忘也哉或曰云云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鬪鬪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

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
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云云正謂此耳或者之
云固善然恐非所以語聖人之心也如此言之莫稍盡否
罔訓蒙蔽得之方訓術數恐未是罔以非其道者獨非術
數耶蓋愛兄放魚欺以其方也市有虎曾參殺人罔以非
其道也并有仁焉亦是君子不逆詐故可欺然燭理明故彼以無
是道之語來則豈得而蒙蔽哉

艾讀爲乂說文云芟草也从ノノ左ノ右ノ芟草之狀故
六書爲指事之屬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乂創
乂亦取諸此不得復引彼爲釋也

金聲玉振之說未安金聲博學之事玉振則反約矣反約
者不見始終之異而始終之理具焉如射畢而觀破的之
矢不見其巧力而巧力皆可見故下文又以射譬之若以

金聲始隆終殺兼舉博約之事則玉振無所用矣愚意如此亦恐未盡俟更思之

尚友章所謂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者恐非孟子尚友之所取以論其世者正欲知其言行之曲折精微耳

兼兩意說

不得

桐梓之說甚善但不必分身心爲兩節又以木根爲譬似太拘滯蓋言身則心具焉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是已今但云以理義養其心則德尊而身安矣意亦自見

狠疾之訓甚善然古字多通用不必言誤也如孟子中由

猶二字常互用之

天爵二說其一極善其一未安亦由集解之說自不明白有以致疑今改其答辭曰亦觀其心之所存者如何耳若假仁要利之心不去則夫不捨其天爵者亦將以固其所

得之人爵而已是或可以幸而不至於亡然根於鄙吝之私是豈可以入堯舜之道哉必也真知固有之可貴而寢忘其平日假仁要利之私則庶乎其可矣大抵假仁與利仁不同須曉析不差然後可耳

易傳論聖人之公後王之私亦是此意見此卦象辭

中住

鄉道志仁不可分爲二事中庸曰脩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上文不鄉道之實也又云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爲當道爾舍生取義諸先生說已盡之矣義重於生不假言也

夜氣以爲休息之時則可以爲寂然未發之時則恐未安魂交而夢百感紛紜安得爲未發而未發者又豈專在夢寐間耶赤子之心程子猶以爲發而未遠乎中然則夜氣特可以言復而見天地心之氣象耳若夫未發之中則無

在而無乎不在也

耳目之官卽心之官也恐未安耳目與心各有所主安得同爲一官耶視聽淺滯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測故見聞之際必以心御之然後不失其正若從耳目之欲而心不宰焉則不爲物引者鮮矣觀上蔡所論顏曾下功處可見先立乎其大之意矣書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此意也
羿匠之說理則甚長但恐文意繁雜頭緒大多不如尹氏之說明白而周盡故云必如羿之轂率大匠之規矩然後爲至則是羿與大匠自別有轂率規矩與孟子意正相戾矣若是所以教人之規矩轂率則只是衆所共由之法又非所以言至也

歐陽公論世宗之事未爲失但以孟子爲爲世立言之說則害於理矣夫聖賢之立言豈不度其事之可行與否而

姑爲是可喜之論以供世之傳誦道說而已哉蓋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有是事然後有是言四者如形影之相須而未始須與離也臯陶之執舜之逃天理人倫之至聖人之心所必行也夫豈立言之說哉聖人顧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則輕重緩急之間於是乎有權矣故緣人之情以制法使人人得以企而入議之說生焉然其所謂權者是亦不離乎親親貴貴之大經而未始出於天理人心之外也今必以正理爲空言而唯權之爲狗不幸而有毫釐之差則不失於正者鮮矣此義龜山亦嘗論之見集第二十一卷

躍如也正是形容懸解頓進之意意有所感觸而動却不親切感觸二字自佳但少頓進意耳引而不發則其思也必深思之既深則有

所感觸而動其進也必驟矣如此而言意似稍備如何

好名之人如此說甚善但苟非其人一句不通而此章兩事亦無收拾結斷處子臧季札守節者也恐其不可謂役志於物

反身而誠言能體而有之者如此欲作言能體其全者如此強恕而行

言既失而反之者如此欲作言既失而所行之不著者所

造未至也欲作不先致知也

機變之巧所論甚當更欲增數語云乘時逐便以快其欲人所甚羞而已方且自以爲得計蓋唯知有利而已何所復用其愧恥之心哉如此乃盡其情如何

人心亦皆有害趙氏謂人心爲利欲所害此說甚善愚謂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來喻辭費而理煩恐非孟子長於譬喻之本旨也

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未安蓋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爲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仁義者道之全體此說善矣又云能居仁由義則由是而推焉無所往而非道則又似仁義之外猶有所謂道者矣

是安得爲全體哉親親而加以恩似有夷子施由親始之病夫親親之有恩非加之也欲親親而不篤於恩不知猶有病否大抵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

山徑之蹊恐不必言爲高子發人心皆然一息不存則放僻邪侈之心生矣

不聞君子之大道者肆情妄作無所不至不但挾勢陵人而已

鄉原之論甚佳但孔子所稱具臣者猶能有所不從若馮道之徒則無所不從矣許以具臣已過其分有更之如何

答何叔京

熹碌碌講學親旁思索不敢廢但所見終未明了動靜語

默之間疵吝山積思見君子圖所以洒濯之者而未可得
今年却得一林同人在此名用中字擇之相與討論其人操履甚
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己而已欽夫亦時時得書
多所警發所論日精詣向以所示遺說數段寄之得報如
此始亦疑其太過及細思之一一皆然有智無智豈止校
三十里也今錄去上呈其它答問反復及它記序等文尙
多以伯脩行速不能抄爲恨熹前此書中所請教者於尊
意云何竊意其說不過如此但持之不力恐言語間不容
無病深望指誨得以自警而改之幸也向會上稟迓夫到
日借數人來爲相聚數日之計今恐已熱難出入又意此
人已到不能久留而尊兄已就道久矣或已到官亦未可
知三四舍之遠阻隔不相聞如此可爲深恨也武侯傳讀
之如何更有可議處否問疑數條例小差以書問之欽夫

皆以爲然但熹欲傳末略載諸葛瞻及子尙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却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早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克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老兄以爲如何但欽夫極論復見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爲比熹則以爲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爲天地心也又老兄云人皆有是善根故好是懿德欽夫說見別紙熹則竊以爲老兄此言未失但不知好者爲可欲而以懿德爲可欲此爲失耳蓋好者善根之發也懿德者衆善之名也善根無對之善也衆善者有對之善也無對者以心言有對者以事言夫可欲之善乃善之端而以事言之其失遠矣此兩條更望思之却以見教幸甚幸甚西山集讀之疑信相半姑留此以俟的便

近事一二傳聞可慶然大病新去尤要調攝將護不知
左右一二公日夕啓沃用何說耳此又似可慮如何如
何欽夫書令致願交之意恨未詹識它日有可見教者
無相棄也恐願聞之

一語只答何叔京

論不劉勤勤故實因答耳以其餘論成

示喻溫習之益體驗之功有以見用力之深無少逸豫歎
服之餘悚厲多矣錄寄數條無非精微廣大之致顧鄙陋
何足知之然貪於求教輒復以管見取正於左右却望指
擿見告幸甚熹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踰墮
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
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
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今年有古田林君擇之者在此
相與講學大有所益區區稍知復加激厲此公之力爲多

也遺說向來草草具稟其間極有淺陋疎脫處都不蒙一
掇擊何耶前日伯脩書有欽夫所論數條甚精試一思之
當有發耳大率吾曹之病皆在淺急處於道理上纔有一
說似打得過便草草打過以故爲說不難而造理日淺今
方欲痛自懲革然思慮昏窒已甚不知能復有所進否左
提右挈之所助深不能無望於尊兄也所喻孔明於管樂
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夫論瞻權兼將相而不
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
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
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
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不知高明以爲如
何所借書悉如所戒但易傳無人抄得只納印本去此有
別本遂留几間可也知言所傳已借出却借得一本在此

看本欲轉以上內然所借書已多一目之力何能遽及無
乃有妨精思坐進之功耶熹蓋宿有此病者今未能除然
已覺知是病矣西山集前便恐有浮沉不敢附今付來人
其間大有可疑處未暇論也

答何叔京

承喻及味道堂記文惕然若驚比既敬諾安敢食言然須
少假歲月庶幾賴天之靈或有少進始敢措辭耳金聲玉
振不知當時寫去者云何近嘗思索更定其說始亦以爲
無疑矣比再閱之又覺有礙更望相與探討異時各出其
說以相參驗亦進學之一方也道理無窮思索見聞有限
聖人之言正在無窮處而吾以其有限者窺之關鎖重重
未知何日透得盡耳自占之說甚不足較然舊說本之商
賈似亦無害若農民則先王制民之產自有常度不待自

占然後知其豐約矣所謂掎斗折衡者恐非先王之法以
舜之盛德猶以同律度量衡爲先孔子亦言謹權量審法
度夫豈以掎折爲可耶度量權衡天理至公之器但操之
者有私心耳以其操之者私而疾夫天理之公是私意彼
此展轉相生而卒歸於大不公也近事久不聞春間龍曾
皆以副帥去國英斷赫然中外震懾而在廷無能將順此
意者今其黨與布護星羅未有一人動姦豎在途亦復遲
遲其行亦豈尙有反予之望耶倚伏之機未知所決雖在
畎畝竊不勝過計之憂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何叔京

奉親遣日如昔但學不加進鄙吝日滋思見君子以求切
磋之益而不可得日以憤憤未知所濟也向來妄論持敬
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

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
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
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
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
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
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
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
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
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
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諸葛之論乃是
以春秋責備賢者之法責之於瞻不薄矣春秋褒死節然
亦有不書者甚多取舍之間必有微意思之未精考之未
徧不敢輕爲之說請俟它日也惟微者心也復者所以傳

是心也若滔滔汨汨與物競馳而不反亦何自見此而施
精一之功乎有對無對之說誠未盡善然當時正緣好是
懿德而立文耳如易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善而二哉
但此善根之發迥然無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
情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得以惡爲對矣其本則實
無二也凡此數端據愚見直書遠求質正又疑孟之說尙
有未盡之意輒因來教引而伸之別紙具呈更有二段擇
之前日爲說甚精偶其還家未得寫內旦夕附便致之也
今此所論且望不吝痛加反復幸甚近日狐鼠雖去主人
未知室其穴繼來者數倍於前已去者未必容其復來但
獨斷之權執之益固中書行文書邇臣具員充位而已其
姦儉者觀望迎合至謂天下不患無財皆欣然納之此則
可憂之大者其它未易以言旣也北虜責歸降甚急于之

則失信生亂不予又慮生釁隙未有以應之然廟堂之議
斷然不予但上近者損八十萬緡築揚州之城羣臣之諫
不聽其附會贊成者遂得美遷觀此邊事亦不能久寧矣
根本如此何以待之可慮可慮

答何叔京

所喻疑義大抵諸說一槩多病蓋於大本處未甚脫然見
得所以臆度想象終亦有差如云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
義自明又云能體認之則爲天德又云心性仁義之道相
去毫髮之間此語尤有病心者發而未動及論鬼神能誠則有

感必通此數條皆句句有差不知何故如此豈偶思之未
熟耶大學之序格物致知至於知至意誠然後心得其正
今只持志便欲心正義明不亦太草草乎性天理也理之
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云能體認之便是天德

體認乃是人力何以爲天德乎性心只是體用體用豈有相去之理乎性卽道心卽仁語亦未瑩須更見曲折乃可心者體用周流無不貫徹乃云發而未動則動處不屬心矣恐亦未安也鬼神之體便只是箇誠以其實有是理故造化發育響應感通無非此理所以云體物而不可遺非爲人心能誠則有感應也此等處尙多人事冗迫不容詳遺布此稟亦已草略且舉大綱而老兄思之可也仍恕僭易幸甚又聞嵩卿之賢好學得聞其餘論尤以爲喜此道知好之者日衆孤陋真有望矣幸爲道意未敢率然拜書也所欲細論者甚多不知何日得會面也所欲文字偶在城中無緣取內然博觀草草徒費心目之力不若就一處精思之爲有益也如仁字恐未能無疑且告錄出孔孟程謝說處反復玩味須真見得則其它自可見恕性等說皆

不待別立說也。嵩卿是韓子之言，固失之，而老兄所論亦未盡得博愛之不得爲仁正爲不見親切處耳。若見親切處，則博愛固仁者之事也。試以此意思之，如何博施濟衆一段，不知嵩卿如何看，恐更須子細也。

答何叔京

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汹汹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中間又爲鄰境羣盜竊發，百方區處，僅得無事。今早稻已熟，雖有未浹洽處，然想無它虞矣。對接事變，不敢廢體察，以爲庶幾。或可寡過，然悔尤之積，打不過處甚多，卽以自懼耳。自老兄南去，日以爲念，讀來書，知志不獲伸，細詢來使，乃盡知曲折。此朋友之責也。夫復何言，謹已移書漕臺，且爲兄求一差檄來建邵，到卽又徐圖所處。因此且可暫爲寧親之計，亦急事也。今日所向如此，但臨汀深僻。

王靈不及當愈甚爾朝政比日前不侔矣近又去一二近習近臣之附麗者亦斥去之但直道終未可行王龜齡自夔府造朝不得留出知湖州又不容而去今汪帥來且看又如何上以薦者頗力又熟察其所爲其眷侍少異於前矣然事係安危未知竟如何耳熹無似之蹤不足爲輕重然亦俟此決之耳欽夫臨川之除薦者意不止此亦係時之消長非人力能爲也近寄得一二篇文字來前日伯崇方借去已寄語令轉錄呈其間更有合商量處也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敝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

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所欲言甚衆不欲久稽來使草草略具報如此殊不盡懷

向蒙垂示先大夫易集義得以伏讀竊窺觀象玩辭之意知前輩求道之勤蓋如此不勝歎仰顧恨不得執經門下躬扣所疑三復遺篇徒深感悵昨承見索以在府中不得卽歸內今謹封識以授來人至幸檢納不勝幸甚上蔡語錄上卷數段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灑耳

答何叔京

一出五旬而後反歸來隨分擾擾未得開卷歲月逝矣天理未明物欲方熾每得朋友論辯之書爲之媿汗不能已

未知終何以自脫於小人之歸也幸閭里粗寧老幼平遣雖貧悴日甚且復推遷官期亦未及區區甚憚此行欲俟暫到復爲請祠計若不獲命始當奉來教以周旋敬夫相爲謀亦如此也竊承深以去親爲念又歎從仕之害其所學浩然有歸與之志此固吾人之所同然仕州縣者遷就於法令之中猶或可以行所志之一二仕於朝者又不復有此但知其不可而冒進自處便不是了更無可說此所以徘徊之久而重於一行也承喻溫厲之說不記當時如何及之若直以厲爲主誠可謂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爲過矣然聖人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不然正恐如扶醉人也來教所謂聖人所以處

中似非本旨更告詳之伯崇近得書講學不輟似亦稍進
但爲偷兒入室夜囊爲之一空亦非貧者所宜遭也寄示
答問六條得以見邇來用功處然鄙意多所未安輒敢條
折以求訂正亦未敢自以爲是也夫亦時半限於具稟其
宗禮之亡可傷不知後來所學如何似未能脫去禪學也
今朋友間資質如此人亦不易得惜其止於此耳

答何叔京

示喻所以居官之意甚善昔范巽之問政於橫渠橫渠告
之曰尊所聞力所及願尊兄益充此心則力之所及初亦
無限量也來使云頗招得流亡復業及募得新民願受一
廛者此最厚下固本之良策然更有方便與寬得一兩項
泛科亦久遠之利來者必益衆矣如何聞新倉使鄭景望
甚賢或可告語耳熹奉親粗遣官期已及再被堂帖趣行

然區區本志已不欲往而近見交親入仕於朝無不失其
故步學力未充深有此懼已遣書丐祠矣萬一不遂或當
一行但單行非所安迎養又不便只此一節便自難處其
曲折又有非遠書所能致者

答何叔京

熹蒙喻堂記悚仄之深此固所不敢忘者但題目大未敢
率爾措辭意欲少假歲時尙冀學有分寸之進而後爲之
庶有以窺測先志之一二而形容之不爲虛作耳區區此
心更望垂察幸甚幸甚知言一冊納上語錄程憲未寄來
也所疑記善足見思索之深然得失亦相半別紙具稟其
詳向者瞽說固不能無病來誨反復深啓蒙滯所未安處
亦具別紙更望提耳幸甚幸甚和篇之喻非所敢當正此
沉緜未有以爲計何暇救人之疾乎尹氏解無終食違仁

處蓋本明道先生之言而失之明道云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三月不違仁

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此是三等入人心私欲道心天理此亦程氏遺

言中間疑之後乃得其所謂舊書中兩段錄呈有未然者

更告指喻

答何叔京

自此至知覺言仁共五段一云與王子合

來教云天地之心不可測識惟於一陽來復乃見其生生

不窮之意所以為仁也熹謂若果如此說則是一陽未復

已前別有一截天地之心漠然無生物之意直到一陽之

復見其生生不窮然後謂之仁也如此則體用乖離首尾

衡決成何道理王弼之說便是如此須知元亨利貞便是所以見關於程子也

天地之心而元為之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有

此乾元然後萬物資之以始非因萬物資始然後得元之

名也

仁者心之用心者仁之體此語大有病程子已嘗闢之矣其下文乃有穀種之說正是發明闢此之意今引穀種爲說而立論乃如此非惟不解程子所闢之意竊恐并穀種之意而不明也

其答何叔京

熹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此雖出於一時之臆見然竊自謂正發明得天人無間斷處稍似精密若看得破則見仁字與心字渾然一體之中自有分別毫釐有辨之際却不破碎恐非如來教所疑也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爲未發已發之不同耳若不以未發已發分之則何者爲性何者爲情耶仁無不統故惻隱無不通此正是體用不相離之妙若仁無不統而惻隱有不通則體大用小體圓用偏矣觀謝子爲程子所難直得

面赤汗下是乃所謂羞惡之心者而程子指之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則可見矣孟子此章之首但言不忍之心因引孺子入井之事以驗之而其後卽云由是觀之無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則非人也此亦可見矣

知覺言仁程子已明言其非

見二十四卷

蓋以知覺言仁只說

得仁之用而猶有所未盡不若愛字卻說得仁之用平正周徧也

答何叔京

盡心知性知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作易之事

樂天知命天以理言命以付與言非二事也五十而知天命亦知此而已矣知只是知得此道理初無它說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知命字真與知天命不同程子嘗言之矣

存心養性便是正心誠意之事然不可謂全在致知格物之後但必物格知至然後能盡其道耳

體會非心不見橫渠本語未曉其說

至誠之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

惟精惟一固是敬然如來諭之云卻殊不端的精一二字亦有分別請并詳之

九德之目蓋言取人不可求備官人當以其等耳豈德不可僭之謂耶

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

明德統言在己之德本無瑕垢處至善指言理之極致隨事而在處

著以七爲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員而神

所以知來卦以八爲數是因著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卦惟三易有之皆筮法也若灼龜而卜則謂之兆見於周禮可考也

安土者隨所遇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仁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

无妄災也說者似已得之不知所疑者何謂卻望批誨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穫畬而言則爲首造矣易中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穫不菑而望畬亦豈有此理耶

建牧立監與巡狩之義並行不悖祭天朝諸侯躬巡撫之意皆在其中矣先王之政體用兼舉本末備具非若後世儒者一偏之說有體而無用得本而遺末也

時習三省固未爲聖人成德事然亦不專是初學事也蓋通上下之言耳

答何叔京

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爲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其詩爲諸侯之風似皆有礙陳少南以其有礙遂創爲分岐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見促狹蓋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亦無此理二南篇義但當以程子之說爲正

邶鄘衛之詩未詳其說然非詩之本義不足深究歐公此論得之

罪人斯得前書已具報矣不知看得如何此等處須著箇極廣大無物我底心胸看方得若有一毫私吝自愛惜避

嫌疑之心卽與聖人做處天地懸隔矣萬一成王終不悟
周公更待罪幾年不知如何收殺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
極有意思深思之如何

倬彼雲漢則爲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

遐之爲言

也何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脈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
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卻壅滯卻詩人活底
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
著箇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
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
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

答何叔京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喻所較雖不多然此乃實下
功夫田地不容小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爲尊兄

天資粹美自無紛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之
易如此此語甚當然熹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間從容
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
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
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
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
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
敬爲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敬
處子細尋繹自當見之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
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
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

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願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於愚言耳所喻旁搜廣引頗費筋力者亦所未喻義理未明正須反復鑽研參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辯者正爲是也奈何憚於一時之費力而草草自欺乎竊謂高明之病或恐正在於此試反求之當自見矣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已詳稟矣如今所喻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謂也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四箴序中語然此一句但說理

之自然下句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下功夫處以箴語考之可見矣若必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若何而著力邪去冬嘗有一書請類集程子言敬處考之此最直截竊觀累書之論似未肯於此加功也豈憚於費力而不爲邪

答何叔京

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

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愚見如此伏惟試反諸身而察焉有所未安却望垂教也太極中正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洞達絕無可疑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抵只要識得上下主賓之辨耳

答何叔京

伏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蓋入而存者卽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爲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爲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而於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邪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

而亡者不分真妄皆爲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胥失之熹
向答二公有所未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
錄呈幸乞指誨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
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
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潘君之論則異乎
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
其父嘗見環溪而環溪者卽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歟元
翁與蘇黃遊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
足據且潘君者又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
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
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文雖高簡而體
實淵愨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脩己治人之事未嘗
劇談無物之先文存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爲有物而必

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脩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

通書論中但云中者和也中節也又其後所謂立象示

人以乾元爲主者尤爲誑誕無稽大槩本不足辨以來教

未有定論故略言之因來誨諭幸甚幸甚

答何叔京

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卽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

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卻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思之卻以見教

答何叔京

承示近文伏讀一再適此冗中未及子細研味但如云仁義者天理之施此語極未安如此則是天理之未施時未有仁義也而可乎心性仁愛之說所以未契正坐此等處未透耳竊意不若云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

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之分可見而前日所疑皆可迎刃而判矣

答何叔京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各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卻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卽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答何叔京

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

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

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真而靜是兩字純一無僞卻只說得真字

仁是用功親切之効心是本來完全之物人雖本有是心

而功夫不到則無以見其本體之妙故熹向者妄謂人有

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以此故爾非謂旋安

排也但著字差重耳然舍此又未有字可下只此似亦不

妨若下句則似初無病

仁是用功親切之効此句有病後別有說

心主於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

乎動靜而無不在焉以此言之已似太粗露了何得更爲

無著莫乎

孟子雖多言存養然不及其目至論養氣則只以義爲主比之顏子便覺有疎闊處程子之言恐不專爲所稟與氣象蓋所學繫於所稟氣象又繫於所學疎則皆疎密則皆密唯大而化之然後不論此耳

雨木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答楊庾書論存心明理主敬窮理兩段意好然無總攝卻似相反使人不知所先後要之須說二字交相養互相發而操存者爲主乃分明耳答作肅書所謂性理之本此語未安夫本對末之名也今以性爲理之本然則以理爲性之末可乎所引元者善之長爲比亦不類元在衆善之先故爲衆善之長與此文意自不同也呂與叔云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以爲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正今日之異同也覺與動字固不同然覺字須貫動靜而

無不在若睡覺之喻則是動靜分屬性情只留得中間些
子欲動未動處屬心也與前所謂心無時不在者亦自相
矛盾矣又云心情亦可通言而又云情卽心也此皆未安
又難作肅云性者理之會是性本無須待理會於此方以
爲性此亦非也所謂理之會者猶曰衆理之總會處爾又
所引率性之謂道亦正是呂氏之說熹向說此三句語雖
未瑩然卻是程子意見見錄試參考之或有取爾又云所以
言性理之本以其一源也此亦未安體用是兩物而不相
離故可以言一源性理兩字卽非兩物謂之一源卻倒說

開了

餘已見答
作肅書

出母有服所論得之記得儀禮卻說爲父後者則無服此
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子
上若是子思嫡長子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卻不如此說此

則可疑竊意檀弓所記必有失其傳者
云能不改樂仁便在此亦未安唯仁故能不改樂耳

云敬久則誠誠者忠信之積此語恐未安
光武雖名中興實同創業所立廟制以義起之似亦中節
不審果何如更望參訂也餘論皆當向見胡明仲侍郎論
李固事亦正如此也

答何叔京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親
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親切之効
之說以今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全之物又卻
只說得上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若云心是通
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
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爲能復之如此則庶幾

近之矣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薄少長本來讀全文時又略顏孟氣象此亦難以空言指說正當熟讀其書而玩味之耳耳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先生後答語意甚明子細消詳便見歸著且旣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今日理象一物不必分別恐陷於近日含糊之弊不可不察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性便

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卽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心妙性情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意又所引孝德之本雖不可以本末言然孝是德中之一事此孝德爲本而彼衆德爲末耳今日性理之本則謂性是理中之一事可乎又云天下之理皆宗本於此則是天下之理從性生出而在性之外矣其爲兩物不亦大乎記得前書所引程呂答問者似已盡之更乞詳考

光武之事始者特疑其可以義起耳非以爲正法當然也所論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此最得之但成哀以下卽陵爲廟似已允當蓋彼皆致寇亡國之君又未嘗命光武以興復自不當更立廟於京師也如漢獻帝晉懷帝又不同蓋昭烈元帝嘗受二帝之命矣此等事乃禮之變節須精

於義理乃能於毫釐之間處之不差若只守常執一便不
相應如温公伊川論濮園事之不同亦可見矣

龜山人欲非性之語自好昨來胡氏深非之近因廣仲來
問熹答之云云此與廣仲書隨其所問而答之故與今所
論者不相似不能盡錄然觀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
欲此問甚緊切熹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
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
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
天理此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甚可駭但過與不及便如
此自何而此句問此句答了欲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答何叔京

示喻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致持養之功此意甚
善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

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來喻必欲先識本根而不言所以識之之道恐亦未免成兩截也主於減者以進爲文主於盈者以反爲文中間便自有箇恰好處所謂性情之正也此固不離於中和然只喚作中和便說殺了須更玩味進反之間見得一箇恰好處方是實識得中和也

學仕是兩事然却有互相發處

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効也此只言大綱本領而事無過舉自在其中若只以事無過舉可以安民爲說則氣象淺迫無涵畜矣

敬則心有主宰而無偏系惟勿忘勿助者知之體物而不可遺今人讀此句多脫卻可字故說不行當知鬼神之神妙始終萬物物莫得而遁焉所謂不可遺也
窮盡物理然後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故必知至而後意誠

答何叔京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未勝本緩先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矣故吳才老病其言蓋有見於此者來喻之云卻似未領其意唯呂伯恭謂才老蓋以記誦爲學者故其言雖若有理然其意之所主則偏矣此論爲

得之蓋意偏論正不相妨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來喻云父或行有不善子不爲則可矣何改之有熹謂不爲便是改聖人之意正要於此處之得宜耳此章之指初不爲有國家者設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處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試詳考之可見龜山之說施於此章誠非本文之意然其所謂不忍死其親者恐與之死致生之病不同幸詳之

小大由之

當依伊川說但人自少時卽讀屬下句故今乍見其說突兀耳平心味之自見歸著省無限氣力也若屬下句卽上句說不來又與知和而和意思重疊

來信近於義

來喻云信必踐言則復言非信也此句熹所未曉

蜡賓之問當時必有來歷恐傳者或失其真故其言不能無失耳

伯恭夷齊之論大槩得之讓國之事若使柳下惠少連處之不知又當如何恐未遽飄然遠引也

危論等語此或者道伯恭之言其間頗有可疑處故因書扣之而伯恭自辨如前所云耳隨時云者正謂或危或孫無不可隨之時耳若曰當視時之可隨與否則非聖人所謂隨時矣

專心致志等語正是教人如此著力教者但務講明義理分別是非而學者汎然聽之若存若亡則亦何由入於胸次而有所醒悟邪

仁愛之說累書言之已詳請更檢看更并仁義禮智四字

分別區處令各有去著則自當見之不欲多言以取瀆告
之咎也若如來喻則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語亦當
有病當云公覺之心仁之端也乃爲備耳如此立
言有何
干涉乎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

...

...

...

...

...

...

...

...

...

...

...

...

...

...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馮作肅

所諭兩條如叔京兄所論孔子非沮子貢乃勉其進此意甚善而作肅所疑亦有不得不疑者但此章自不必別爲之說但看伊川先生解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可勉而能仁則非子貢之所及此意極分明矣博施濟衆之問與此語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熹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卽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卽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熟玩文意似當如此然諸先達未之嘗言未知是否幸試思之更白叔京兄質其可否復以見諭幸

甚又所引與點為證恐聖人與點之意不止如此亦可并
商量也

答馮作肅

所諭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
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已則知識益明而無穿穴之害
矣若因陋畜疑不為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
進乎日新也

答馮作肅

示諭頗為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
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功夫久之須得
力也

答馮作肅

敬義之說甚善然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有所偏廢則

德孤而無所利矣動靜仁智之體對下文樂壽爲仁智之效而言猶言其體段如此耳非體用之謂也學者求爲仁智之事亦只如上章居敬窮理之說便是用力處若欲動中求靜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

以伊尹爲天民蓋以其事言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卽分明見得有此蹤跡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爲心非不待可行而遽行之謂也傳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高直是正己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足道矣

二南乃天子諸侯燕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所以風天下也然隨事自有正樂者則兼及之如燕禮自有鹿鳴等詩無正樂者

則專用之如鄉飲酒別無詩也恐是如此然亦未及考也

可欲之善與繼善之善同有諸己之信與成之者性理雖一而所施則異當更深察之

性情等說有已見叔京書者但所與嵩卿論者今議其得

失於此嵩卿云理卽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程子亦云性卽理也

今見遺書二十二上但其下分別感有內外則有病作肅非之是也

作肅又云性者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悖亂者此意亦近

之語亦但有病但下云理不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後著此則有

大病蓋如此則以性與理爲二也下云性者理之會却好

理者性之通則又未然蓋理便是性之所有之理性便是

理之所會之地而嵩卿失之於太無分別作肅又失之於

太分別所以各人只說得一邊也作肅云情本於性故與

性爲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爲之統御者也未

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

已此數句却好但必以不動爲心則又非矣若心本不動則孟子又何必四十而後不動心乎須知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則知三者之說矣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試玩味之則知所言之失矣

答連嵩卿

正顏色斯近信矣此言持養久熟之功正其顏色卽近於信蓋表裏如一非但色莊而已以上下兩句考之可見非謂正顏色卽是近信也若非持養有素則正顏色而不近信者多矣

宿諾者未有以副其諾而預諾之如今人未有此物而先

以此物許人之類

集解不
用此義

盡心以見處而言盡性以行處而言

易簧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

以道左爲無用則道乃無用之物也而可乎但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故其言有親疏其實則無二物也中庸曰脩道以仁胡子亦謂人而不仁則道義息意亦可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功用妙用之說來諭得之

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攷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澆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

晦渠必有說却以見論

答嵩卿

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多聞何以謂之師夫賢有大小
記曰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至於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易之大畜故可以爲師

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但若只如此理會則與王氏新
經何異恐不必深致意也下段春秋補助之說放此
配義與道而不言仁充塞天地之間則仁在其中矣孟
子言氣主於集義故也

更熟看上下文子細思索不可只如此草草說過樂正子
有諸己之謂信與反身而誠則能動人也如何信有諸
己誠則能動人也

信與誠大槩相似但反身而誠所指處地位稍高亦未論

能動人否也

孟子不見儲子謂其儀不及物夫儲子之平陸特遣人致幣交於孟子則其接也不以禮孟子何以受其幣而不見豈非不屑教誨之道與孔子不見孺悲而鼓瑟之

義同

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爲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

楚令尹子南之子棄疾雍糾之妻一告而殺夫一不告而殺父二者亦不幸而遇此然當如何爲正

居二者之間調護勸止使不至於相夷者上也勸之不從死而以身悟之次也舍是亦無策矣

桓公不足以有爲民不免左衽管仲之不死得爲仁乎

或以爲管仲自信其才雖不遇而仲之仁自若也若夫
成功則天也

孔子許管仲以仁正以其功言之耳非以管仲爲仁人也
若其無功又何得爲仁乎

答連嵩卿

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
居處恭執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
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
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表裏之言以此意解語孟
之言似不契莫是有輕重否
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
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鬼神馮依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此莫只

是誠之不可揜感而遂通之意否

鬼神馮依之說大槩固然然先生蓋難言之亦不可不識其意也

窮神則無易矣

此言人能窮神則易之道在我矣豈復別有易哉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乾是自然而然坤便有用力處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智崇禮卑之意蓋學者其知要

高明其行須切近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竊謂言忠信行篤敬所主者誠敬而已所主者既誠敬則所

見者亦此理而無妄矣故坐必如尸立必如齊此理未嘗不在前也

二說皆善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仁與禮仁與禮果異乎竊謂五常百行理無不貫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仁之與禮其命名雖不同各有所當皆天理也人之所以滅天理者以爲人欲所勝耳人能克去己私則天理者復動容周旋中禮仁孰大焉

仁禮之說亦得之但仁其統體而禮其節文耳

答連嵩卿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爲仁由己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

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乎恐不必引堯舜病諸以爲任重之證也
死生有命言稟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貴在天言制之在彼非人力所能致如所諭却費力也

天下歸仁熟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天下之人以仁歸之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如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之比若有毫髮之私留於胸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又何歸仁之有

知化只是知化育之道不必以知爲主但窮神知化存神過化伊川橫渠說此二義皆不同試考其說當孰從耶忠質文不見於經然亦有理蓋忠則只是誠實質便有損文就質之意矣

曾子言仁人此義宜此只就孝上說孟子言仁之實義之實則兼孝悌而言程子言此雖只是一理然須分別得出是亦理一而分殊之意大凡道理皆如此也

此是說遺書第一卷中仁

一人此段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謂以己及物仁也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所謂推己及物恕也

並行不悖一章甚善此君子所以不謂命也但堯舜孔子為疏戚之異似未然此各是發明一事皆不以天而廢人者然所謂人者是亦天而已矣此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

答程允夫洵

讀蘇氏書愛其議論不為空言竊敬慕焉

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譎矣至於銜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為害又不但空言而已

然則其所謂可喜者考其要歸恐亦未免於空言也
爲學之道憂憂乎難哉

爲學之道至簡至易但患不知其方而溺心於淺近無用
之地則反見其難耳

穎濱浩然一段未知所去取

反復讀孟子此章則蘇氏之失自見

孟子集解先錄要切處一二事如論養氣論性之類

孟子集解雖已具藁然尙多所疑無人商確此二義尤難
明豈敢輕爲之說而妄以示人乎來書謂此二義爲甚切
處固然然學者當自博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自下而
高乃得其序今舍七篇而直欲論此是躐等也爲學之序
不當如此而來書指顧須索氣象輕肆其病尤大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先儒所謂行得卽是者此最至論

若論雖高而不可行失之迂且矯此所謂過猶不及其
爲失中一也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
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
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
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不但如
此而已窮理旣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
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
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
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
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
有窮理旣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
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

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前所論蘇穎濱正以其行事爲可法耳

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顏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爲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捨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槩舉但其辨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

所謂行事者內以處己外以應物內外俱盡乃可無悔古人所貴於時中者此也不然得於己而失於物是亦獨行而已矣

處己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

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時中之說亦未易言若如來諭則是安常習故同流合汙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後漢之胡廣是也豈所謂時中者哉大抵俗學多爲此說以開苟且放肆之地而爲蘇學者爲尤甚蓋其源流如此其誤後學多矣

答程允夫

所示詩文筆力甚快書中所云則未敢聞命別紙條析以往試熟看數過當自見得大抵自道學不明千有餘年爲士者習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如此如欲爲文章之士而已則以吾第之才少加勉勵自應不在人後但不當妄談義理徒取誚於識者若果有意於古人之學則如所示皆未得其門而入者要須把作一件大事深思力

究厚養力行然後可議耳但恐浮豔之詞染習已深未能
勇決棄彼而取此則非僕之所敢知也

答程允夫

熹承寄示前書所諭皆未中理不得不相曉來書謂熹之
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
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
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
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
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
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
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
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
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

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况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第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楊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第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瘳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揚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

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誠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

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得不得不爲吾弟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程氏書布在天

下所至有之此間所有不過是耳謾寄大全集一本龜山語錄一本去大全中有他人之文目錄中已題出矣恐己自有之如未有且留看夏中寄來未晚也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

此自當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雜薰
猶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蘇氏文
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
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
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
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
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恠其一胡一越而終不
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齟而去之
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
若是之戾耶文仲爲蘇所嗾初不自知曉乃大覺憤悶嘔
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尙可考也吾弟未之
見耳因筆及此似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幸
甚

答程允夫

仁者天理也理之所發莫不有自然之節中其節則有自然之和此禮樂之所自出也人而不仁滅天理夫何有於禮樂

此說甚善但仁天理也此句更當消詳不可只如此說過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

此說亦善

禮之用和爲貴禮之用以和爲貴也和如和羹可否相濟先王制禮所以節人情抑其太過而濟其不及也若知和而和則有所偏勝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知和而和則不中節矣

以和對同則和字中已有禮字意思以和對禮則二者又

不可不分恐不必引和羹相濟之說

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道民者必以刑
齊民德者義理也義理非禮不行故欲以德道民者必
以禮齊民二者之決而王伯分矣人君於此不可不審
此一正君而國定之機也

此說亦善然先王非無政刑也但不專恃以爲治耳

孔氏之門雖所學者有淺深然皆以誠實不欺爲主子
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教
之以誠也若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是謂自欺如此人者
其本已差安可與入道樊遲問智孔子旣告之矣又質
之子夏反覆不知已不敢以不知爲知也凡此皆爲學
用力處

此說亦善

非其鬼而祭之詔也詔於鬼則於人可知矣

推說則如此亦可但本文詔字止謂詔於鬼神耳

自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至季氏旅於泰山五段皆
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言哀痛激切與春秋同意
此說亦然

夏殷之禮杞宋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
作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有以處之爲是言
者恐後生以私意妄議先王典禮耳

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但杞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
耳若得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但此言之發
非謂後生妄議而云耳

身有死生而性無死生故鬼神之情人之情也

死生鬼神之理非窮理之至未易及如此所論恐墮於釋

氏之說性固無死生然性字須子細理會不可將精神知覺做性字看也

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寬敬哀皆其本也聖人觀人必觀其本實不足而文有餘者皆不足以入道

此說得之

此心有所知覺則明明則公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者固有知覺然以知覺爲仁則不可更請合仁義禮智四字思惟就中識得仁字乃佳

一念之善則惡消矣一念之惡則善消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此意亦是然語太輕率似是習氣之病更當警察療治也行不由道而得富貴是僥倖也其可苟處乎行不由道

而得貧賤是當然也其可苟去乎然則君子處貧賤富貴之際視我之所行如何耳行無愧於道去貧賤而處富貴可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當以不以其道為一句得之為一句

先生批如此說則其字無下落恐不

成文
理也

此章只合依先儒說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為是張子韶云此言君子審富貴而安貧賤亦甚簡當

朝聞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事惟死生之際不可以容偽非實有所悟者臨死生未嘗不亂聞道之士原始反終知生之所自來故知死之所自去生死去就之理了然於心無毫髮疑礙故其臨死生也如晝夜如夢覺以為理之常然惟恐不得正而斃耳何亂之有學至於此然

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此又雜於釋氏之說更當以二程先生說此處熟味而深
求之知吾儒之所謂道者與釋氏迥然不同則知朝聞夕
死之說矣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安於德
義如小人安於居處君子安於法度如小人之安於惠
利心之所安一也所以用其心不同耳
此蘇氏說之精者亦可取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利與害爲對利於己必害於人利於
人必害於己害於己則我怨害於人則人怨是利者怨
之府也君子循理而行理之所在非無利害也而其爲
利害也公故人不得而怨人且不得而怨而况於己乎
此說得之

德不孤中德也中必有鄰夫子之道至今天下宗之非有鄰乎

此說非是

心本仁違之則不仁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

熟味聖人語意似不如此然則何以不言回也其身三月不違心乎

凡人有得於此必有樂於此方其樂於此也寢可忘也食可廢也蓋莫能語人以其所以然者唯以心體之乃可自見周濂溪嘗使二程先生求顏子所樂者何事而先生亦謂顏子不改其樂其字有味又云使顏子樂道則不爲顏子夫顏子舍道亦何所樂然先生不欲學者作如是見者正恐人心有所繫則雖以道爲樂亦猶物也須要與道爲一乃可言樂不然我自我道自道與外

物何異也須自體會乃得之

此只是贊咏得一箇樂字未嘗正當說著聖賢樂處更宜於著實處求之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理易言學

此說是也

聖言其所行智言其所知聖智兩盡孔子是也若伯夷伊尹柳下惠者其力皆足以行聖人之事而其知不逮孔子故惟能於清和任處知之盡行之至而其他容有所未周然亦謂之聖者以其於此三者已臻其極雖使孔子處之亦不過如此故也前輩言人固有力行而不

知道者若三子非不知道知之有所未周耳知之未周故伯夷於清則中而於任於和未必中也伊尹柳下惠於任於和則中而於清未必中也易大傳論智常與神相配而中庸稱舜亦以大智目之則智之爲言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此說亦是但易大傳以下不必如此說智有淺深若孔子之金聲則智之極而無所不周者也學者則隨其知之所及而爲大小耳豈可槩以爲天下之至神乎

學道者始於知之終於行之猶作樂者始以金奏終以玉節也孟子之意特取其終始言之不必於金玉上求其義

此說亦是但孟子正取金玉以明始終智聖之義蓋金聲有洪纖而玉聲則首尾純一故也

不動心一也所養有厚薄所見有正否則所至有淺深
觀曾子子夏子路孟子告子北宮黜孟施舍之議論趨
操則可見矣

此章之說更須子細玩索不可如此草草說過

郭立之以不動心處己以擴充之學教人與王介父以
高明中庸之學析爲二致何以異

郭立之議論不可曉多類此尹和靖言其自黨論起不復
登程氏之門伊川沒亦不弔祭則其所得可知矣此論未
理會析爲二致止恐其所謂不動心者未必孟子之不動
心也

答程允夫

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
用間行住坐臥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

方爲己物爾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錄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密院闕期尙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亦姑任之不能預以爲憂耳所示語孟諸說深見日來進學之力別紙一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丁寧葉仁來時去取書恐更有商量處一一示及孤陋無所用心惟得朋友講論則欣然終日千萬有以慰此懷也可欲之謂善此句尋常如何看因來諭及龜山易傳傳出時已缺乾坤只有草藁數段不甚完備繫辭三四段不絕筆亦不成書此有寫本謾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厭飫充足潘子淳書頃亦見之蓋雜佛老而言之者亦不必觀向所論蘇學之蔽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爲如何他時於己學上有見處此等自然冰消瓦解無立脚處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

言真不虛語正蒙已領近泉州刊行程氏遺書乃二先生語錄此間所錄旦夕得本首當奉寄也此學寂寥士友不肯信向吾弟幸有其志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爲之增氣更願專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如良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却望示諭秋試得失當已決早了此一事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答程允夫

可欲之說甚善但云可者欲之不可者不欲非善矣乎此語却未安蓋只可欲者便是純粹至善自然發見之端學者正要於此識得而擴充之耳若云可者欲之則已是擴充之事非善所以得名之意也又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紙尾之意以爲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

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鳶飛魚躍之問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於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因舉此兩句

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非有所不解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捨持敬窮理則何以哉所示宗派不知何人爲之昔子貢方人而孔子自謂不暇蓋以學問之道爲有急乎此者故也使此人而知此理則宜亦有所不暇矣無見於此則又何所依據而輕議此道之傳乎若云只據文字所傳則其中差互叢雜亦不可勝道今亦未暇泛論且以耳目所及與前輩所嘗論者言之圖內游定夫所傳四人熹識其三皆未嘗見游公而三公皆師潘子醇亦不云其出游公之門也此殆見游公與四人者皆建人而妄意其爲師弟子耳至於張子韶喻子才之徒雖云親見龜山然其言論風旨規摹氣象自與龜山大不相同相似胡文定公蓋嘗深闢之而熹載其說於程氏遺書之後試深考之則世之以此學自名者其真僞皆可覈矣胡

公答仲并語切中近時學者膏肓之病尤可發深省也三年無改只是說孝子之心如此非指事而言也存得此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焉亦無害其為孝矣元祐之於熙豐固有所謂不謂已者然未知當時諸公之心如何若蘇公野花啼鳥之句得無亦有幸禍之心耶

答程允夫

亦足以發

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

忠恕誠仁之別

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

此義理之本名

也若曾子之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恕與仁

得通言之恕本以推己及物得名在聖人則為己及物矣侯氏說未嘗誤萬物

者誠有病

有德者必有言有仁者必有勇洵竊謂有德者未必有言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有勇然義所當爲則爲之必力可必也故皆曰必有

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仁者未必以勇著然云云以下各如所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不議謂不得與聞國政非謂禁之使勿言也如陽虎之流以庶人而與國政者也

恐不如此陽虎饋豚於孔子蓋以大夫自處非庶人也蘇說之誤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洵竊謂四時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爲言之有無

而損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為學者發耳明道先生言若於此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亦非謂此語中有禪蓋言聖人之道坦然明白但於此見得分明則道在是矣不必參禪以求之也

如此辨別甚善近世甚有病此言者每以此意曉之然不能如是之快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洵竊謂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而不仕如荷蓀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

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不知此說是否

此說亦佳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遺書載司馬溫公嘗問伊川先生欲除一人爲給事中
云云洵竊謂若以公言之何嫌之足避豈先生於此亦
未能自信邪

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只爲不理會此等處故多
悔吝耳近正有一二事可悔忽讀此問爲之矍然

上蔡語錄中有真我之語洵竊謂不必如此立論恐啓
後人好奇之弊蓋毋我之我與我所固有之我字同義
異本自分明只下一真字便似生事二程先生議論不
如此上蔡之學所造固深此亦似是其小疵也
此說甚當上蔡所云以我視以我聽者語亦有病

答程允夫

龜山曰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爲薄也只爲有疑故不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龜山之意當是如此然聖人之無隱與宰我之無隱亦當識其異處

伊川舟行遇風端坐不爲之變自以爲誠敬之力烈風雷雨而舜不迷錯其亦誠敬之力歟

舜之不迷此恐不足以言之

善爲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

此說得之

善與人同以己之善推而與人同爲之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以人之善爲己之善也

此說亦善

賢賢事父母事君與朋友交此四者皆能若子夏之言
可以言學矣然猶有雖曰未學之語若猶賴乎學者蓋
雖能如是而不知其所以能如是者從何而來則所謂
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者也

此句意思未見下落請詳言之方可議其得失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故人不可使之無廉恥無廉恥則無
以起其好義之心若之何而可化聖人之於民必使之
有恥且格者此也

人自是不可無恥不必引羞惡好義爲言也

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
發見不可以僞爲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

據下文恐是言承順父母之色爲難然此說亦好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循理之所在周流

天地之間無不可者其親之也理之所當親也其遠之也理之所當遠也何比之有

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此之謂周溺愛徇私黨同伐異此之謂比周周徧也比徧比也不必言周流天地之間

謝上蔡曰慎言其餘慎行其餘皆有深意惟近思者可以得之蓋言行有絲毫不慎則於理有絲毫之失則與天地不相似矣

慎言其餘慎行其餘籍用白茅之意似此推言於理不害然恐未遽說到此也

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

人有中雖不然而能勉彊於其外者君子當求之於其中中者誠也外者僞也故父在當觀其事父之志行者行其志而有成者也父沒則人子所以事父之大節始終可觀矣故父沒當觀其事父之行事父之行既已終始無愧而於三年之間又能不失其平日所以事父之道非孝矣乎

此說甚好然文義似未安

敏於事如必有事焉之事當爲卽爲不失其幾也

事只是所行之事必有事焉不知尋常如何說請詳論之乃見所指之意大抵說經以彼明此固爲簡便然或失其本意則彼此皆不分明所以貴於詳說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至告諸往而知來者此爲學之法也亦可以見聖賢悟入深淺處凡窮理自有極致觀聖人

如此發明子貢則可見矣

此章論進學之實效非論悟入深淺也悟入兩字既是釋氏語便覺氣象入此不得大學所謂知至格物者非悟入之謂

死生一理也死而爲鬼猶生而爲人也但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

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更思之

子聞之曰是禮也三字可以見聖人氣象宏大後世諸子所不及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與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皆聖人教人讀詩之法

此類言之太略不曉所主之意恐其間有差或致千里之

繆也

見實理是爲智得實理是爲仁

惟仁者能得是理而以得實爲仁則仁之名義隱矣而以得實

下疑當有理字

理之至實而不可易者莫如仁義禮智信非仁不成如孝弟禮樂恭寬信敏惠皆仁之用也

此數句亦未見下落

學者須先有所立故孔子三十而立又曰患所以立然則若何而能立曰窮理以明道則知所立矣

立是操存踐履之效所說非是患所以立承不患無位而言蓋曰患無以立乎其位云爾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如諸葛孔明草廬中對先主論曹孫利害其後輔蜀抗魏吳其言無一不酬者

蓋古人無侈心故無侈言如此

所引事不相類

劉器之問誠之目於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入此易所謂
脩辭立其誠也

近之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長之可妻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
無罪陷於縲紲爲可妻也

雖嘗陷於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

吾斯之未能信言我於此事猶未到不疑之地豈敢莅
官臨政發之於用乎

此事謂何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孔子以此問子貢則子貢
之才亦顏曾之亞然其所以不及二子者正在於以見

聞爲學孔子未欲以見聞外事語之故姑云吾與女弗如他日乃警之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道非多學所能識則聞一知十亦非所以爲顏子

子貢言聞一知二知十乃語知非語聞也見聞之外復謂何事請更言之

忠與清皆仁之用有覺於中忠清皆仁無覺於中仁皆忠清

以覺爲仁近年語學之大病如此四句尤爲乖戾蓋若如此則仁又與覺爲二而又在其下矣

又敬不違非從父之令謂事親以禮無違於禮也所謂起敬起孝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則不得已而從父之令者有矣勞而不怨則所謂悅則復諫不敢疾怨也若不從而遂違之則

父子或至相夷矣

居簡而行簡則有志大略小之患以之臨事必有怠忽不舉之處居敬而行簡則心一於敬不以事之大小而此敬有所損益也以之臨事必簡而盡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

爲仁固難歟曰孔子不以易啓人之怠心亦不以難啓人之怠心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仁固不遠然不欲則不至仁固難爲之則無難

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

二者交相爲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賚彼也

丘之禱久矣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
卽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卽我何禱之有

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而自居
耶細味丘之禱也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
之分自求多福之意皆可見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
間者正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

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
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
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耳

子絕四蓋以此教人也故曰毋毋者戒之之辭

毋史記作無當以無爲正

未見其止也學必止於中而止非息也於中止行耳百尺竿頭猶須進步豈有止法乎

據上下章止字皆但爲止息之意學止於中乃止其所之止非止息之意字同用異各審其所施竿頭進步狂妄之言非長於譬喻者

四科乃述論語者記孔氏門人之盛如此非孔子之言故皆字而不名與上文不當相屬或曰論語之書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然則二子不在品題之列者豈非門人尊師之意歟

四科皆從於陳蔡者故記者因夫子不及門之歎而列之君子之道本末一致灑掃應對之中性與天道存焉行之而著習之而察則至矣孰謂此本也宜先而可傳此末也宜後而可倦哉譬諸草木其始植也爲之區別而

已灌溉之長養之自芽蘖以至華實莫不有序豈可誣也然學者多慕遠而忽近告之以性與天道則以爲當先而傳教之以灑掃應對則以爲當後而倦焉躐等陵節相欺以爲高學之不成常必由此惟聖人下學上達有始有卒故自志學充而至於從心不踰矩自可欲之善充而至於不可知之神莫不有序而其成也不可禦焉觀孟子謂徐行後長者爲堯舜之孝弟則灑掃應對進退之際苟行著而習察焉烏有不可至於聖者

子夏言我非以灑掃應對爲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爲後而倦教但道理自有大小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唯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先生之說亦是如此但學者不察一例大言無本末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指都無歸宿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

闕其序不可紊耳蓋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闕其
序不可紊也更細思之

篤實也學當論其實論其實則與君子者乎與色莊者
乎君子有實者也色莊無實者也

得之

克己之道篤敬致知而已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篤
敬也所以知其爲非禮者致知也

克己乃篤行之事固資知識之功然以此言之却似不切
只合且就操存持養處說方見用力切要處

言顧行行顧言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中庸
曰力行近乎仁論語司馬牛問仁子曰爲之難言之得
無訥乎

答司馬牛之意更宜思之

質直而好義則能脩身察言而觀色則能知人內能脩
身外能知人而又持之以謙此盛德之士也雖欲不達
得乎此與祿在其中同意名實相稱之謂達有名無實
之謂聞察言觀色如孟子所謂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
焉廋哉

孔子所言三句皆誠實退讓之事能如此則不期達而自
達矣非謂能脩身知人而持之以謙也說知人猶遠正意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凡不教而殺不
戒視成慢令致期皆無以先之也既有以先之又當有
以勞之帝堯曰勞之來之凡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
皆勞之之謂也此堯舜之政也其要在力行耳故復告
之以無倦

先之謂以身率之勞之謂以恩撫之二者苟無誠心久必

倦矣故請益則曰無倦而已

簿書期會各有司存然後吾得以留意教化之事故曰

先有司

先有司然後綱紀立而責有所歸

答程允夫

張子曰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其爲物一

也觀張子之意似謂水凝而爲冰一凝一釋而水之性

未嘗動氣聚而爲人一聚一散而人之性未嘗動此所

以以冰喻人以水性喻天性也然極其說恐未免流於

釋氏兄長以爲如何

程子以爲橫渠之言誠有過者正謂此等發耳觀孔子子

思孟子論性似皆不如此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

性之郭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

鬼神之理某向嘗蒙指示大意云氣之來者爲神往者爲鬼天地曰神曰祇氣之來者也人曰鬼氣之往者也此說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旣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之意同近見兄長所著中庸說亦引此然張子所謂物者通言萬物耶抑特指鬼神也若特指鬼神則所謂物者如易大傳言精氣爲物之物爾若通言萬物則上四句乃泛言凡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下四句始正言鬼神也精氣爲物嚮亦嘗與季通講此渠云精氣爲物者氣聚而爲人也遊魂爲變者氣散而爲鬼神也此說如何更望詳賜批教

易大傳所謂物張子所論物皆指萬物而言但其所以爲此物者皆陰陽之聚散耳故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也

所謂氣散而為鬼神者非是

答程允夫

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妙用造化之迹也凡氣之往來聚散無非天

地之用而鬼神尤其妙者也然既已動於氣見於用矣是形而下者也故曰造化之迹呂氏曰萬

物之莫不有是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是魄魄也

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中庸說曰鬼神之為

德雖不可以耳目見聞接然萬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

氣之屈伸往來者是鬼神之德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

棄之者也向按此二說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返而游散乃泛言萬

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鬼神之體而莫有能遺之者人亦在物之中為尤盛故為物之體而莫有能遺之者人亦

物之一也其斂散終始亦二氣之屈伸往來與鬼神同故呂氏曰人亦鬼神之會耳然則非特人也凡天地之

間禽獸草木之聚散始終其理皆如此也其理一而其得於氣者有隱顯偏正厚薄之不同茲其所以有鬼神

入物之謝氏曰鬼神是天地妙用流行充塞觸目皆是異數

欲其有則有欲其無則無鬼神氣也人心之動亦氣也

氏曰鬼神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然因感而必通即此意也

詳此兩段皆是人物鬼神各為一物是殆見廟中泥塑鬼神耳呂氏所謂人亦鬼神之會者甚精更請細推之

答程允夫

太極解義以太極之動為誠之通麗乎陽而繼之者善屬焉靜為誠之復麗乎陰而成之者性屬焉其說本乎通書而或者猶疑周子之言本無分隸之意陽善陰惡又以類分又曰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也極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也極之體所以立也或者疑如此分配恐學者因之或漸至於支離穿鑿不審如何

此二義但虛心味之久當自見若以先入為主則辯說紛

珍微宋版印
拏無時可通矣

仁義中正洵竊謂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體段而言然常疑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獨舉仁義不及禮智何也

中正卽是禮智

解義曰程氏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此圖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者疑當時未有能受之者也是則然矣然今乃遽爲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

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學者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爲之說爾

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道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爲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爲孰深

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是聖人之誠不欺是學者之誠如何
程子此段似是名理之言不爲人之等差而發也

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說相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

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其優劣亦不當輕議也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所謂事實者豈非是當行可行底事耶然未可謂自然者豈以其猶是思焉而得之歟

大槩如此更翫味之

所教學者看精義說甚善然竊以爲學者須先從師友

講貫粗識梗槩然後如此用工不然恐眩於衆說之異

大同也

此乃憚煩欲速之論非所敢聞然亦非獨此書爲然若果有志無書不可讀但能剖析精微翫味久熟則衆說之異同自不能眩而反爲吾磨礪之資矣

答程允夫

昨來疑義久不奉報然後來長進又見得前說之是非也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少却玩味踐履功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功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

了便將來踐履卽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草此爲報不能多及餘惟力學自愛

答程允夫

版籍固所職然執有所壓而不得爲則亦無可奈何潘憲却要理會事俟出入少定試更白之或能相聽亦百里之幸也版籍分明自是縣道理財之急務今人只見重疊催稅之利而不察鄉吏隱瞞之害故不肯整理此是上下俱落在厮兒計中甚可歎也石鼓之役意思甚好但恐擇之却難處耳魏公好佛敬夫無如之何此正明道先生所謂今之入人因其高明所以爲害尤甚不知這些邪見是壞却世間多少好人破却世間多少好事也誠字得力甚善然知之亦已晚矣凡百就實事上更著力爲佳

答黃子厚

知讀精義有得尤以爲喜大指固不出二先生之說然並
觀博考見其淺深疎密於毫釐之間尤能發人意思使人
益信二先生之說不可易也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
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先生所以有盡己爲忠盡物
爲信之論也鄙意如此試思之然否却見諭登山之興前
日失之於跬步之間今復冒暑而往則有所不能矣或恐
欲尋舊約卽請見過却議行計也伯恭甚愛上嵐山水前
日經行適值風雨尤快心目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考異

程允夫問答 此其心跡之間作術一

此句更索消詳索一作當

至於鳶飛魚躍之間問一作問一

理之至實理一作道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